

贰零壹陆



2016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▼
韩璇
选编



▼

2016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6 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/ 韩璇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(2016 年选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354-9314-9

I. ① 2… II. ① 韩… III. ① 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 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8723 号

责任编辑: 高田宏 沈瑞欣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邱莉 刘星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8.1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400 千字

定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- 001 莹雪 / 辛可蒂
- 021 虎踪迷案 / 王永坤
- 068 金苹果的代价 / 漆雕醒
- 110 替身 / 燕返
- 138 猛兽山庄 / 轩弦
- 207 画像 / 风雨如书
- 254 以爱为名的罪恶 / 格格蕾
- 278 浮岛幻想 / 青稞

318 九婴

/ 王珂

374 阳光灿烂的日子

/ 香无

399 妖狼

/ 阿真



莹雪

辛可蒂

—

每年冬天，天空总会罩上一层阴冷的霾。路过的行人、飞过的鸟以及城市的一街一景，像被更换了滤镜，从鲜艳一点点被覆盖成灰蒙蒙。

杨光背着这抹灰色，趴在窗口，看着眼前明亮的大礼堂里发生的一切。他看见一个老头发完言，几个学生有序地上台，排成一排，腼腆地站齐，然后挨个接过另一个陌生女人派发的鲜花和奖牌。

当然，他看不懂这些画面的意义。只是高兴地发现了，上台领奖的学生里有自己的妹妹杨柳。并深深记住了，杨柳下台后把鲜花交给妈妈麻雪莹时，妈妈脸上的笑容。

那是他第一次见到，妈妈这般明亮甜美的笑，仿佛世界都跟着明媚。

二

晶莹的小雪，纷纷扬扬地飘。

辛可蒂饮完纸杯里的最后一滴热可可，丢进垃圾桶，披上白色羽绒服，深吸一口气，快步走进眼前的居民楼。

这是她出来实习的第一个寒假，被安排到了小城洛市。像今天这种看起来不太重要、只需走个过场的案件，都是派给实习生熟悉经验的。

“各位前辈辛苦了，我来晚了。”辛可蒂来到某栋楼的三层，见到

正在忙碌的同事，打了下招呼。

大家抬头，冷淡地望了她一眼后，又相继忙碌。

这僵冷的气氛，真是和外面的飞雪一样啊。可蒂眨眨眼，耷拉着耳朵，用指尖蹭蹭鼻梁。

“你终于来了。”一个中分头的年轻人快走过来，如见到救命稻草般抓住可蒂，拉到一边小声说。

这是庄严，和可蒂一样，也是实习刑警。

洛市是个文化闭塞、阶层分明的地方，这里的公安局亦如此。人与人之间被一道无形的壁垒隔开，合格地各司其职，只是连一点多余的义务和人情都难舍得出让。实习生要融入这种职业环境，举步维艰。在没来实习前，可蒂幻想过各种入职场景，比如一个整洁繁忙的办公厅，易相处的同事，大家团结协作。实际却是，初来乍到的那天，她穿过陈旧的铁大门，推开办公室大门，只有缭绕的呛鼻烟雾，来来去去面色疲倦的人，谈话的口气生冷而隔阂，气压一下低了许多。同为新人的庄严也感同身受，相同的处境让他们很快成了暖心的盟友。

“刚到，真冷。”可蒂张望着四周的环境问，“现在进度到哪儿了？”

庄严本想对好友发通牢骚，但又硬生生地憋了回去，现在不是孩子气的时候。他掏出本子，边翻阅边说：“刚由老师傅结束完初步验尸。”

因为又是临时拼凑的队伍，无奈的庄严只能将相关前辈均称呼为“老师傅”。

可蒂确认完进度后，心里有个大概条理雏形。虽然还是新人，经验不够老到，但她也希望自信地去处理任务。

“庄严哥哥，你陪我看看，再一点点告诉我吧。”可蒂说。

庄严点点头，两人一起踏进那间散发着霉味的房子，穿过两道门后，来到最里屋的卧室。

这是可蒂第五次进现场，却还是对陌生的死亡画面有轻微抵触，这是不专业的。以前念书时，看到血腥图片都能被吓得直流眼泪，感性的她却还是坚持刑侦这个专业，一股倔强的劲儿，让她不愿轻易认输。

她微皱眉头，屏住呼吸，打量着上半身挂在阳台上、头骨凹陷的尸体，问：“看着真年轻，身份确定了吗？”

“确定了，根据屋里的一些身份资料和邻居的指认，对应上了本人。”

死者杨光，男，17岁，有智力障碍，死在自己房间的阳台上，死亡时间是下午一点。”

智力障碍，可蒂心里咯噔一下，又问：“致死原因是……”

“全身仅头部一处伤，也是致死伤，颅脑损伤。”庄严指着尸体的伤口，在空气中画了个圈，认真解释，“现在所有现象表明，由高空花盆坠砸所致。”

“高空？”可蒂环顾四周，似在寻找什么，“没有人为利用花盆敲砸，再布置成高空坠物的可能性吗？”

“你看那儿。”庄严双手扶住阳台，身子往外探，仰起头，用眼神注视方向。

可蒂也用相同的姿势望去。

只见七楼的阳台上，钉了条绳子挂辣椒，辣椒串上缠着一根折断的月季枝桠。

“楼下的垂直位置，碎渣散落处有对应的断枝月季。”庄严解释道，“为了掩饰而做这么费力又容易暴露的事，可能性很小。而且，痕迹检验并没有发现异样，也没有任何拖拽痕迹。要知道，搬动一个大块头摆成这种姿势，同时不造成任何痕迹，有点困难。”

可蒂点点头，垂下眸子，若有所思。

“还有个细节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。”庄严低下头，说道，“我们进来时，发现庄严所在的房间是反锁的，人无法在门外上锁，而这里又是三楼，所以……”

可蒂立刻明白了，她跑过去猫着腰看了看门锁，也确信了这一点。除了距离地面三楼高度的阳台，唯一能通往外面的就是这扇门了。这扇门的锁头是老式的，并不像现在的新锁，可以利用钥匙在门外实现反锁，而阳台附近也没有可攀爬的水管和建筑物。

“所以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——寻找花盆主人吗？”可蒂狐疑地问道。

“嗯。而且意外的可能性很大，这是日常生活，你可别老想着跌宕起伏。”

“才没有呢，我只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再小的可能也是可能。在我们眼里，死掉一个人也许只是一起案件，可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，

那是朝夕相处的重要的人。所以，就算看起来已经八九不离十的事，也请不要懒洋洋地含糊过去。”可蒂抬起脸，恳求地望着他。

其实这个案子已经很清晰了，剩下的就是负责地规规矩矩地走完所有程序。但可蒂像一个好奇宝宝，在庄严背后努力地推着被动的他。对微小的可能，可蒂也能付出积极的主动性。

庄严不知所措地回避她的目光，羞涩地点头。

三

麻雪莹推开堵在门口的人群，手不由自主地发软、颤抖，眼前的一张张脸都变成了模糊的轮廓。

屋里的空气如凝固般，每走一步，都是沉的。

她忍住眼泪，不停打量着已经被搬到地上的杨光，宛如噩梦。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她跪下身，抬头望着办公人员的陌生的脸，带着哭腔问。

可蒂摸进口袋，想掏出纸巾，攥了一会儿，又塞回去。她凝视着泪如泉涌的麻雪莹，凝视着她颤抖的肩，默默无言，也许任何陌生的安慰，都是多余的打扰。

待麻雪莹平复情绪，同事完成工作离去后，可蒂和庄严留下来录口供。

“您还好吗？”可蒂试探性地问，躬着身，连站直都不敢。

麻雪莹盘着的发髻已经松散，两颊弯曲的碎发粘着湿漉漉的眼泪，紧贴嘴角。她抿抿干燥的嘴唇，虚弱地点头。

“有几个问题想问您。”

“嗯。”

庄严迅速掏出纸笔，准备记录。

“杨光平时是个怎样的孩子？”

“很乖……虽然和正常孩子不一样，但也有简单的自理能力，吃饭、上厕所，都能独立完成。只是，再复杂一点的事，他就和学前班小孩一样，做起来稀里糊涂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家？”可蒂望着她，皱起眉问道。

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但也并不会太久。”

“这样？”

“我一个人要养两个孩子，所以必须工作。只是因为杨光的特殊情况，需要有人照顾。每天起床后，我会陪他一个上午，中午 11 点半出门上班，下午 2 点半回来，等 5 点半杨柳放学到家后，我又会去上班，晚上 7 点半回家。”

“请问您的职业是……”

“在馄饨店打工，店主知道我的情况，允许我可以只在饭点上工。”

“这样赶来赶去的生活，很辛苦吧？”

“习惯就好了。”麻雪莹语气听起来平静而哀伤。

“请问杨光在独处的时候，一般会做些什么？”

“睡觉，睡醒后，他会起来画会儿画，几乎每天都是这样。”

“几乎？”可蒂抬起眼。

“有时他也会犯病，偷溜出去闯祸。所以我们和他做了个约定，妈妈去上班后，要把房间门关好、锁好，只有在妈妈或者妹妹回来时才能打开，乖乖做了，可以奖励一颗夜光星星贴片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可蒂咬了咬嘴唇，陷入思考中，她突然注意到了什么，注视着麻雪莹的眼睛，问，“既然按照惯例，您每天都会在下午 2 点半回来一次，可为什么今天……”

庄严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他默默看了眼手腕上的表——4 点。根据刚刚过去的时间估算，麻雪莹是 3 点半左右才回来的，也许估算得不太准，但绝不是 2 点半左右。

麻雪莹游移了一下眼神，低着头呐呐地说：“今天去公园散了会儿心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……”

“散心？”

“嗯，为钱的事发愁。”她难过地说，“考虑带杨光去治疗的事，就是觉得他情况越来越不好了……那个，今天可以结束了吗？我很疲惫，心里也乱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

可蒂点点头，说：“那么，您好好休息吧，关于这个案子，我们会给出一个交代的。”

说着，可蒂和庄严道别，一同向门口走去。突然，可蒂顿住了脚步，

转身看了一眼墙上的全家福。

发生这么大的事，妹妹杨柳还没回来吗？可是不应该啊，由于没有麻雪莹的联系电话，警方第一个联系的是杨柳所在的学校，是消息没传达到吗？

“怎么了？”庄严用食指轻轻点了点她的肩。

“没什么，就是还有点想不明白的地方。”可蒂望了望麻雪莹的倦容，拉着庄严走出了屋子。

庄严本想说她这榆木脑袋思考起来当然费劲，却怎么都开不了口，又天真地认为不够礼貌。

“好累啊，庄严哥哥，去不去吃汤圆？热滚滚软糯糯的汤圆。”还没等他纠结过来，可蒂用手臂比划出一个大大的圆球，笑脸盈盈地望着他。

他夹起记录本，轻轻点头。

四

雪变小了，整个洛市银装素裹。长长的街道，只要有卖现煮现蒸食物的铺子，就会腾起一团团的雾气。

杨柳背着书包，冷冰冰地望着眼前朦胧的白气，分不清是街景起雾，还是眼底起雾。

小时候，她总带着哥哥，来街头那家抄手店，吃花生酱拌抄手。吃完抄手，他们总是咬根冰棍逛小摊，和所有小朋友一样，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与好感。或挤进人群并腿蹲着，观看会走路的发条兔子，或停在炸肉串的小玻璃车前看一会儿，怎么滚油、怎么变色、怎么刷芝麻酱……就这么兜兜转转到了晚上，妈妈急急忙忙地来找。

只是，这样无忧快乐的日子，在记忆里并没有多少。

后来哥哥就开始难以控制了，明明牵好的手，他会一溜烟脱开，跑到大家都找不着的地方，闯一堆祸。都快数不清了吧，她和妈妈多少次低着头，羞愧地向人道谢或道歉。

麻雪莹总鼓励杨柳，一定要好好读书啊，不管家里的情况多么辛苦，都不需要担忧，妈妈会挡在孩子们的前面。

于是，杨柳带着这种信念，用功学习，孝顺听话，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前三，各种比赛里也名列前茅。一次次的认可，却不能让杨柳完完全全地舒展自信起来，哥哥像一块浸在心里的海绵，一点点吸走她所有的敞亮与骄傲。可她又是爱哥哥的，哥哥对自己的好，是真的好，那些不掺杂质的温暖点滴，如冬日的星辰，透着微光，虽不美丽，却也有温度。

现在，哥哥死了。

她垂下脸，头发掩住半张脸，露出冻红的鼻头。手指抠着毛衣，心情跟着拉扯，开始小声抽泣……

五

翌日清晨。

可蒂和庄严，敲响 801 号住户的门。

喷着绿漆的铁皮门，迟迟不打开。

两个年轻人已经是第二次返回这里了。整栋楼共十层，悬挂月季断枝的是七层，七层以上的嫌疑住户只有 701、801、901 及 1001，除 801 的其他三户都已经登门勘查，毫无疑点，仅剩 801 了。

此时，已是午饭时间。

庄严忽然注意到了门口的垃圾桶，默不作声，屏住呼吸，拆开系好的塑料袋，皱着眉头，翻看了一遍。

随后，他把可蒂拉到楼道一边，小声说：“这家的生活垃圾里，除了烟头、零食袋，还囤了一堆不同日期的外卖盒。外卖盒上写着配餐时间是 11 点到 13 点。也就是说，户主宅在家里的可能性很大，并且每天都有叫午餐的习惯。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，不过只是推测，没有确定性，可能会扑空。如果你饿了，我们也可以先去填饱肚子。”

可蒂想起什么，从公文包里翻出两盒鸡蛋糕，递给庄严一份，小声说：“好，那就等一会儿，先吃这个吧。”

说完，两人坐到了台阶上。

快 12 点时，果真有个穿着印有“咪咪美食”字样绿色棉衣的男人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气喘吁吁地扶着栏杆走上来。

正抱着腿、肚子饿得咕噜噜的可蒂，立马轻拍庄严的肩。

庄严直起腰，左右两边到处摸了摸口袋，掏出警员证，招手示意男人过来。

“你好，有一点事想请问你。”庄严冷静地看着他，“是801号叫的外卖吗？”

“是。”外卖小哥因为刚爬完楼，涨红着脸、呼着长气说。

他的辛苦，可蒂和庄严完全能理解，这座十层老楼的特殊之处就是没电梯，也是这个原因，如果不是经济上拮据，很少有人愿意住进这么不方便的房子来。

“你认识801的住户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外卖小哥一脸茫然，点点头，“是个独居年轻男子，每天都会订鸡排饭套餐。”

“谢谢。”说完，可蒂和庄严站起来，默待时机。

“咚咚咚！”外卖小哥敲响了801的大门。

里面无人应答。

“我是小张，陈雨先生，您的鸡排饭到了。”外卖小哥贴着门喊道。

咯吱一声，屋里传来转动门锁的声音。

门里探出一张清秀的脸，警惕地向外打探。他并没有发现，站在楼道转角后的两个年轻刑警。

他松了一口气，把门打开一半，接过塑料袋。又低下脑袋，在裤子口袋里翻钱。

等他数好打算付钱时，却大吃一惊地发现一并站在门口的可蒂和庄严，正表情严肃地注视着他。他吓得脸色发白，条件反射般迅速扣上大门，不料早被庄严一手抵住。

“请问你们是……”他松开手，紧张兮兮地问道。

“可以配合我们做个简单的调查吗？”庄严保持冷静，镇定地说。

六

麻雪莹把洗衣粉倒进温水，揉了揉水池里的衣服，让它们起泡。做家务是她消耗内郁的方式之一，无论多难挨的时刻。家里衣物换下来，

她都会第一时间清洗。

她拿起一条喇叭款牛仔长裤，开始揉搓。

“杨柳。”她停下来，转过头，对正躺在卧室失魂落魄的杨柳唤道，“你来例假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杨柳抱着被子，无力地回应道。

“卫生巾要记得垫好，太不小心了。”麻雪莹嘱咐道，朝裤子上的血渍多撒了一些洗衣粉。

麻雪莹使着力又心不在焉地揉洗着，她像回忆起了什么，动作变得越来越轻柔……她皱了皱眉头，强迫自己不去多想。

七

可蒂观察着陈雨家的窗台，上面空空如也，被打扫得一干二净。

她环顾房间四周，也一干二净，这和她想象中宅男邋里邋遢的居住环境怎么也对不起号。

外面垃圾堆了一堆，里屋却清爽整洁，这真是违和。庄严也在心里细数着其中的不合理。

“看够了吧？”陈雨把最后一口饭送进嘴里，丢下筷子，娴熟地把空盒装回塑料袋，系紧，“最好快一些，我可没多少闲工夫，都排了事情。”

“房间刚打扫过吗？”可蒂走过去，脸贴近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说。

她记得在网络社交论坛听人说过，宅男是近距离面对女生会害羞的生物。人在害羞的时候是不冷静的，难以组织逻辑。所以她尝试着将课本外的“歪理”，拿来临场发挥。

“啊，对啊。”陈雨的脸唰的一下红了，窘迫地把身子挪到另一边，“昨天我大扫除过，每个月的那天，我都会打扫一次。”

“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吧？”可蒂走到窗口，移开窗户边查看边说。

“能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一个月都不打扫一次，我还是人吗？”陈雨不耐烦地解释道。

“你每天都在家吗？”庄严注意到桌上开着的电脑，和几行声谱

图案。

“嗯，我是一个音乐人，靠帮人编曲混音赚取收入，不约朋友的话，很少出门。”

“那你知道昨天发生在楼下 301 的事件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……我怎么可能会知道？”他拉开电脑桌前的椅子，一屁股坐下，“除了日常的饮食起居，我基本都坐在显示屏前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”

“你都不好奇是什么事件吗？”

“并不好奇。”他自然地摇摇头，那漠然的态度似假又真，让庄严完全琢磨不透了。

“喵——”伴随“吱呀”的开门声，一只肥硕的白脚黄狸猫打着哈欠，优雅地从里屋探出身。

陈雨看了看手表，逐客道：“那个……问完了吗？没其他问题的话，请先回去吧，真不巧，我想起来了，约了诊所待会儿给猫做驱虫。”

眼看毫无进展，庄严回头看可蒂，打算询问她的想法。

只见可蒂正把身子探出窗口，往下望着。轻手轻脚、小心翼翼地捣鼓了一会儿后，她缩回上半身，心有余悸地拍拍胸，安慰了一下自己。

“我也想从群众的角度，帮助你们多解决一些疑虑，但待会儿真的有事，不好意思……”陈雨还未说完，就发现可蒂手中拿着一个塑料袋和一把小刮刀，神情局促起来，“请问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取证。”可蒂把装有一小撮墙粉的塑封袋慢条斯理地装进自己的公文包。

“啊？”陈雨脸唰的一下白了，惊慌失措地张开嘴，“什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庄严同时转过头，跑到窗口查看，迅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“你把窗台表面清洁得干干净净，是因为花盆之外的台面明显与花盆底下的一块有区别，会留下一个圆形的印子，所以必须抹净。”可蒂露出淡淡的微笑，“可是，你忽略了一点，养花的人会定期给花浇水，多余的水，会顺着盆底的排水孔流出，在窗台下的墙壁留下淡而细长的泥水印。这部分取证，将会拿回去化验，和 301 室事件里的花盆泥做成分比对。”

陈雨所有的底气一下瓦解，他的身子陷进靠椅，直直地凝视着地板，恍然大悟地睁大眼睛。

“我不是故意要隐瞒的。”他沮丧地抱着脑袋，语无伦次地说，“责任在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过分巧合。”

“可以说一下具体情况吗？”庄严掏出纸笔，开始记录。

“昨天吃好午饭后，我休息了一会儿，大约12点半的样子，我就开始大扫除了，这个是真的。”陈雨回忆说，“只是当时我也在接朋友的电话，和他讨论一些混音方面的内容。一心多用让我完全没注意到，我在通话时居然将那扇窗户稀里糊涂地打开了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这么顾忌这点？”

“它。”陈雨沮丧地看着正端坐在桌子底下，眼睛微睁的黄狸猫。

“它很爱摆弄那盆月季，为了防止它捣蛋弄折，我才把花盆放到窗台上的，除了浇水，平日里，有月季的那扇窗户永远是关好的。之后的事，你们也应该能想象到……等我回过神，发现它正调皮地拨弄花盆时，花盆已经被挪出去半边了。我很生气，呵斥它，跑过去赶走它！结果它一跃而回，尾巴一扫枝桠，把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花盆直接碰下去了。我以为只会是个捣蛋的意外，哪知道等我探出去查看情况时，才发现死人了这么严重……我只是个年轻人，哪承担得起赔偿，所以一开始作了隐瞒。”

“你认识301的死者杨光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，这真的只是个意外，我整天待在家里，哪来的机会认识这儿认识那儿。”陈雨哭丧着脸，烦躁地说。

“案发当时，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？”庄严认真地记录。

“我……我记得，看到过一个穿黑色斗篷大褂的人影。”陈雨仔细想了想说。

可蒂警觉起来，问：“看清脸了吗？”

“没，离得太远，看不清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编出来骗我们的。”

“冤枉啊，编这些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，一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，你们完全查不到线索，我除了诚信度再次下降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可蒂和庄严面面相觑，各自陷入了沉思。

杨柳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“星空”。一夜未眠，她白皙的脸上，泛出淡淡的黑眼圈。

星空是哥哥用夜光星星贴纸，一个个贴好的。

小时候，学校组织萤火晚会。文艺汇演过后，小朋友会由家长带着，坐在青草地上小憩。

妈妈带着哥哥来看杨柳。妈妈会给他们俩一人剥一个橘子，摸摸他们的脑袋，甜笑着看他们吃。然后，杨柳就陪哥哥一起细数星辰。

“有星星的地方，就有愿望。”她总把自己从书上看来的这句话，当做真理一样，反复说给哥哥听。

杨柳也明白，为什么表面傻乎乎的哥哥，会把星星贴纸一股脑往她头顶贴。

“你们好，请进。”正当杨柳独自神伤时，她听到妈妈像是在和谁说话的声音。她起身，穿好衣服，理齐头发，神色漠然地走出卧室。

“您好，没有打扰到您吧。”

“没有没有，是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才对。”麻雪莹倒上热水，端到桌上，“我刚把杨柳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洗净晾好。”

庄严看了一眼挂在阳台上的衣服，确实如此。

“那个，杨柳在吗？”

“在，在里屋。哥哥的意外对她打击很大。”麻雪莹眉头微蹙，叹气道，“我去帮你们把她叫出来。”

“不用叫了。”杨柳身着一件淡蓝色羽绒服，黑色棉裤，披着长长的头发，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。

气氛莫名地低沉起来，有些不友好的情绪，隔着肚皮似乎都能感受到。

“你好，我们有些问题调查，希望你可以配合一下。”庄严硬着头